全唐文/卷057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作者：柳宗元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

二十六日，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：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，諸生陶煦醇懿，熙然大洽，於茲四祀而已，詔書出為道州。仆時通籍光範門，就職書府，聞之悒然不喜。非特為諸生戚戚也，乃仆亦失其師表，而莫有所矜式焉。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，仆得觀之。蓋主上知陽公甚熟，嘉美顯寵，勤至備厚，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，覃布美化於黎獻也。遂寬然少喜，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。然而退自感悼，幸生明聖不諱之代，不能布露所蓄，論列大體，聞於下執事，冀少見采取，而還陽公之南也。翌日，退自書府，就車於司馬門外，聞之於抱關掌管者，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，不忍其去，頓首西闕下，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。輒用撫手喜甚，震抃不寧，不意古道復行於今。仆嘗讀李元禮、嵇叔夜傳，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，仆謂訖千百年不可睹聞，乃今日聞而睹之，誠諸生見賜甚盛。

於戲！始仆少時，嘗有意遊太學，受師說，以植誌持身焉。當時說者咸曰：「太學生聚為朋曹，侮老慢賢，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，有崇飾惡言而肆鬥訟者，有淩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，其退然自克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耳。仆聞之，恟駭恒悸，良痛其遊聖人之門，而眾為是遝遝也。遂退托鄉閭家塾，考厲誌業，過太學之門而不敢局顧，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！今乃奮誌厲義，出乎千百年之表，何聞見之乖刺歟？豈說者過也，將亦時異人異，無向時之桀害者耶？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，明效所致乎？夫如是，服聖人遺教，居天子太學，可無愧矣。

於戲！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，能共容善偽，來者不拒。曩聞有狂惑小生，依托門下，或

乃飛文陳愚，醜行無賴，而論者以為言，謂陽公過於納汙，無人師之道。是大不然。仲尼吾黨狂捐，南郭獻譏；曾參徒七十二人，致禍負芻；孟軻館齊，從者竊屨。彼一聖兩賢人，繼為大儒，然猶不免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俞、扁之門，不拒病夫；繩墨之側，不拒枉材；師儒之席，不拒曲士，理固然也。且陽公之在於朝，四方聞風，仰而尊之，貪冒苟進邪薄之夫，庶得少沮其誌，不遂其惡，雖微師尹之位，而人實具瞻焉。與其宣風一方，覃化一州，其功之遠近，又可量哉！諸生之言，非獨為己也，於國體實甚宜，願諸生勿得私之。想復再上，故少佐筆端耳。勖此良誌，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。努力多賀。柳宗元白。

寄許京兆孟容書

宗元再拜五支座前：伏蒙賜書誨諭，微悉重厚，欣踴恍惚，疑若夢寐，捧書叩頭，悸不自定。伏念得罪來五年，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。何則？罪謗交積，群疑當道，誠可怪而畏也。是以兀兀忘行，尤負重憂，殘骸餘魂，百病所集，痞結伏積，不食自飽。或時寒熱，水火互至，內消肌骨，非獨瘴癘為也。忽奉教命，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，欲使膏盲沉沒，復起為人。夫何素望，敢以及此。

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，始奇其能，謂可以共立仁義，裨教化。過不自料，勤勤勉勵，唯以忠正信義為誌，以興堯舜孔子之道，利安元元為務，不知愚陋，不可力強，其素意如此也。末路孤危，阨塞鼪鼬，凡事壅隔，很忤貴近，狂疏繆戾，蹈不測之辜，群言沸騰，鬼神交怒。加以素卑賤，暴起領事，人所不信。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，百不一得，一旦快意，更造怨讞。以此大罪之外，詆訶萬端，旁午構扇，盡為敵仇，協心同攻，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。此皆丈人所見，不敢為他人道說。懷不能已，復載簡牘。此人雖萬被誅戮，不足塞責，而豈有償哉？今其黨與，幸獲寬貸，各得善地，無公事〈（一作無分毫事）〉，坐食俸祿，明德至渥也。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，以希望外之澤哉？年少氣銳，不識幾微，不知當否，但欲一心直遂，果陷刑法，皆自所求取得之，又何怪也？

宗元於眾黨人中，罪狀最甚。神理降罰，又不能即死。猶對人言語，求食自活，迷不知恥，日復一日。然亦有大故。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，代為冢嗣。今抱非常之罪，居夷獠之鄉，卑濕昏霧，恐一日填委溝壑，曠墜先緒，以是怛然痛恨，心骨沸熱。煢煢予立，未有子息。荒隅中少士人女子，無與為婚，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，以是嗣續之重，不絕如縷。每當春秋時饗，子立擇奠，顧盼無後繼者，懍懍〈（一作惔惔，一作慄慄）〉然欷歔惴惕，恐此事便已，催心傷骨，若受鋒刃。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。先墓在城南，

無異子弟為主，獨托村鄰。自譴逐來，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，主守者因以益怠。晝夜哀憤，俱便毀傷松柏，芻牧不禁，以成大戾。近世禮重拜掃，今已闕者四年矣。每遇寒食，則北向長號，以首頓地。想田野道路，士女遍滿，皂隸傭丐，皆得上父母丘墓，馬醫夏畦之鬼，無不受子孫追養者。然此已息望，又何以雲哉！城西有數頃田，果樹數百株，多先人手自封植，今已荒穢，恐便斬伐，無復愛惜。家有賜書三千卷，尚在善和裏舊宅，宅今已三易主，書存亡不可知。皆付受所重，常係心腑，然無可為者。立身一敗，萬事瓦裂，身殘家破，為世大僇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，尚置人數中耶！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，洗沐盥漱，動逾歲時，一搔皮膚，塵垢滿爪。誠憂恐悲傷，無所告訴，以至此也。

自古賢人才士，秉誌遵分，被謗議不能自明者，僅以百數。故有無兄盜嫂，娶孤女雲撾婦翁者，然賴當世豪傑，分明辨別，卒光史籍。管仲遇盜，升為功臣；匡章被不孝之名，孟子禮之。今已無古人之實為，而有其詬，猶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。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，劉寬下車，歸牛鄉人。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，非口舌所能勝也。鄭詹束縛於晉，終以無死；鍾儀南音，卒獲返國；叔向囚虜，自期必免；範痤騎危，以生易死；蒯通據鼎耳，為齊上客；張蒼、韓信伏斧鍼，終取將相；鄒陽獄中，以書自活；賈生斥逐，復召宣室；倪寬擯死，後至御史大夫；董仲舒、劉向下獄當誅，為漢儒宗。此皆瑰偉博辨奇壯之士，能自解脫。今以恇怯洪涊，下才末伎，又嬰恐懼痼病，雖欲慷慨攘臂，自同昔人，愈疏闊矣！

賢者不得誌於今，必取貴於後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。宗元近欲務此，然力薄才劣，無異能解，雖欲秉筆矱縷，神誌荒耗，前後遺忘，終不能成章。往時讀書，自以不至抵滯，今皆頑然無復省錄。每讀古人一傳，數紙已後，則再三伸卷，復觀姓氏，旋又廢失。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，復為士列，亦不堪當世用矣！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，垂德於不報之所，但以通家宗祀為念，有可動心者，操之勿失。雖不敢望歸掃塋域，退托先人之廬，以盡餘齒，姑遂少北，益輕瘴疣，就婚娶，求胤嗣，有可付托，即冥然長辭，如得甘寢，無復恨矣！書辭繁委，無以自道，然即文以求其誌，君子固得其肺肝焉。無任懇戀之至。不宣。宗元再拜。

與楊京兆憑書

月日，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：役人胡要返命，奉教誨，壯厲感發，鋪陳廣大。上言推延賢雋之道，難於今之世，次及文章，末以愚蒙剝喪頓悴，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，憂

憫備極。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，復有公言顯賞，許其素尚，而激其忠誠者。用是踴躍敬懼，類向時所被簡續，萬萬有加焉。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。

大凡薦舉之道，古人之所謂難者，其難非苟一而已也。知之難，言之難，聽信之難。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，有有之而樂言之者，有無之而工言之者，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。有之而恥言之者，上也。雖舜猶難於知之。孔子亦曰「失之子羽」。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，妄矣。有之而言之者，次也。德如漢光武，馮衍不用；才如王景略，以尹緯為令史。是皆終日號鳴大吒，而卒莫之省。無之而工言之者，賊也。趙括得以代廉頗，馬謖得以惑孔明也。今之若此類者，不乏於世。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，亦妄矣。無之而不言者，土木類也。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，許靖以人譽而致三公。近世尤好此類，以為長者，最得薦寵。夫言樸愚無害者，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，雖稱為長者可也。自抱關擊柝以往，則必敬其事，愈上則及物者愈大，何事無用之樸哉？今之言曰：「某子長者，可以為大官，」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，則必土木而已矣。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岩廊之上，蒙以紱冕，翼以徒隸，而趨走其左右，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！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，凡以此也，故曰知之難。孔子曰：「仁者其言也訒」，「孟子病未同而言。」然則彼未吾信，而吾告之以士，必有三間。是將曰：「彼誠知士歟？知文歟？」疑之而未重，一間也。又曰：「彼無乃私好歟？交以利歟？」二間也。又曰：「彼不足我而恭我哉？茲咈吾事。」三間也。畏是而不言，故曰言之難。言而有是患，故曰聽信之難。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，得其所以聽，一不至，則不可冀矣。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。士，理之本也。苟有司之不我信，吾知之而不舍，其必有信吾者矣。苟知之，雖無有司，而士可以顯，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，其必有施矣。故公卿之大任，莫若索士。士不預備而熟講之，卒然有問焉，宰相有谘焉，有司有求焉，其無以應之，則大臣之道或闕，故不可憚煩。

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。文章，士之末也。然立言存乎其中，即末而操其本，可十七八，未易忽也。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，今之後生為文，希屈、馬者，可得數人；希王褒、劉向之徒者，又可得十人；至陸機、潘嶽之比，累累相望。若皆為之不已。則文章之大盛，古未有也。後代乃可知之。今之俗耳庸目，無所取信，傑然特異者，乃見此耳。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，叔仲鼎列，天下號為文章家。今又生敬之。敬之，希屈、馬者之一也。天下方理平，今之文士鹹能先理。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，直趨堯舜大道、孔氏之誌，明而出之，又古之所難有也。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，獨采取何如耳！宗元自小學為文章，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，至尚書郎，專百官章奏，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。自貶官來無事，讀百家書，上下馳騁，乃少得知文章利病。去年吳武陵來，美其齒少，才氣壯健，可以

興西漢之文章，日與之言，因為之出數十篇書。庶幾鏗鏘陶冶，時時得見古人情狀。然彼古人亦人耳，夫何遠哉？凡人可以言古，不可以言今。桓譚亦云：「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，安肯傳其書？誠使博如莊周，哀如屈原，奧如孟軻，壯如李斯，峻如馬遷，富如相如，明如賈誼，專如揚雄，猶為今之人，則世之高者至少矣。由此觀之，古之人未必〈（一作始）〉不薄於當世，而榮於後世也。若吳子之文，非丈人無以知之。獨恐世人之才高者，不肯久學，無以盡訓治詁風雅之道，以為一世甚盛。若宗元者，才力缺敗，不能遠騁高厲，與諸生摩九霄、撫四海，誇耀於後之人矣。何也？凡為文以神誌為主。自遭責逐，繼以大故，荒亂耗竭，又常積憂，恐神誌少矣，所讀書隨又遺忘。一二年來，痞氣尤甚，加以眾疾，動作不常。毛毛然騷擾內生，霾霧填擁慘沮，雖有意窮文章，而病奪其誌矣。每聞人大言，則蹶氣震怖，撫心案膽，不能自止。又永州多火災，五年之間，四為天火所迫。徒跣走出，壞牆穴牖，僅免燔灼。書籍散亂毀裂，不知所往。一遇火恐，累日茫洋，不能出言，又安能盡意於筆硯，矻矻自苦，以傷危敗之魂哉？

中心之悃愊鬱結，具載所獻《許京兆丈人書》，不能重煩於陳列。凡人之黜棄，皆望望思得效用，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。自以罪大不可解，才質無所入，苟焉以敘憂栗為幸，敢有他誌？伏以先君稟孝德，秉直道，高於天下。仕再登朝，至六品官。宗元無似，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！何以堪此？且柳氏號為大族，五六從以來，無為朝士者，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？以是自忖，官已過矣，寵已厚矣。夫知足與知止異，宗元知足矣。若便止不受祿位，亦所未能。今復得好官，猶不辭讓，何也？以人望人，尚足自進。如其不至，則故無憾，進取之誌息矣。身世子然，無可以為家，雖甚崇寵之，孰與為榮？獨恨不幸獲托姻好，而早凋落，寡居十餘年。嘗有一男子，然無一日之命，至今無以托嗣續，恨痛常在心目。孟子稱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。今之汲汲於世者，唯懼此而已矣！天若不棄先君之德，使有世嗣，或者猶望延壽命，以及大宥，得歸鄉閭，立家室，則子道畢矣。夫是而猶競於寵利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丈人旦夕歸朝廷，復為大僚，伏惟以此為念。流涕頓顙，布之座右。不勝感激之至。宗元再拜。

與裴塤書

應叔十四兄足下：比得書示，勤勤不以仆罪過為大故，有動止相憫者。仆望已矣，世所共棄，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。仆未之罪，在年少好事，進而不能止。儔輩恨怒，以先得官。又不幸早嘗與遊者居權衡之地，十薦賢幸乃一售，不得者譸張排恨，仆可出而辨之哉！性又倨野，不能摧折，以故名益惡，勢益險，有喙有耳者，相郵傳作醜語耳，不知其卒雲何。中心之愆尤，若此而已。既受禁錮，而不能即死者，以為久當自明。今亦

久矣，而嗔罵者尚不肯已，堅然相白者無數人。

聖上日興太平之理，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，而制度大立，長使仆輩為匪人耶？其終無以見明，而不得擊壤鼓腹，樂堯舜之道耶？且天下熙熙，而獨呻吟者四五人，何其優裕者博，而局束者寡，其為不一征也何哉？太和蒸物，燕穀不被其煦，一鄒子尚能恥之，今若應叔輩知我，豈下鄒子哉！然而不恥者何也？河北之師，當已平奚虜，聞吉語矣。然若仆者，承大〈（一作天）〉慶之後，必有殊澤，流言飛文之罪，或者其可以已乎？幸致數百里之地，使天下之人，不謂仆為明時異物，死不恨矣。

金州考績已久，獨蔑然不遷者何耶？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。十四兄嚐得數書，無恙。兄顧惟仆之窮途，得無意乎？比當大寒，人愈平和，推楚南極海，元冥所不統，炎昏多疾，氣力益劣，昧然人事百不記一，舍憂栗則怠而睡耳。偶書如此，不宣。宗元再拜。

與蕭翰林俛書

思謙兄足下：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，為仆言得張左司書，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，乃誠助太平者也。仆聞之喜甚，然微王生之說，仆豈不素知耶？所喜者耳與心葉，果於不謬焉爾。

仆不幸，向者進當鼈尷不安之勢，平居閉門，口舌無數，況又有久與遊者，乃岌岌而造其門哉。其求進而退者，皆聚為仇怨，造作粉飾，蔓延益肆。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，則孰能了仆於冥冥之間哉？然仆當時年三十三，甚少，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，超取顯美，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冒嫉，其可得乎？凡人皆欲自達，仆先得顯處，才不能逾同列，聲不能壓當世，世之怒仆宜也。與罪人交十年，官又以是進，辱在附會。聖朝宏大，貶黜甚薄，不能塞眾人之怒，謗語轉侈，囂囂嗷嗷，漸成怪民。飾智求仕者，更詈仆以悅仇人之心，日為新奇，務相喜可，自以速援引之路。而仆輩坐益困辱，萬罪橫生，不知其端。伏自思念，過大恩甚，乃心致此。悲夫！人生少得六七十者，今已三十七矣。長來覺日月益促，歲歲更甚，大都不過數十寒暑，則無此身矣。是非榮辱，又何足道！云云不已，祗益為罪。兄知之，勿為他人言也。

居蠻夷中久，慣習炎毒，昏毛重腿，意以為常。忽遇北風晨起，薄寒中體，則肌革慘懍，毛發蕭條，瞿然注視，怵惕以為異候，意緒殆非中國人。楚越間聲音特異，鴃舌啅噪，今聽之怡然不怪，已與為類矣。家生小童，皆自然嘵嘵，晝夜滿耳，聞北人言，則啼呼

走匿，雖病夫亦怛然駭之。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，其十有八九，杖而後興。自料居此尚復幾何，豈可更不知止，言說長短，重為一世非笑哉？讀《周易・困卦》至「有言不信，尚口乃窮」也，往復益喜曰：「嗟乎！餘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，詬益甚耳。」用是更樂喑默，思與木石為徒，不復致意。

今天子興教化，定邪正，海內皆欣欣怡愉，而仆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，豈非命歟？命乃天也，非云云者所制，餘又何恨？獨喜思謙之徒，遭時言道。道之行，物得其利。仆誠有罪，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？身被之，目睹之，足矣。何必攘袂用力，而矜自我出耶？果矜之，又非道也。事誠如此。然居理平之世，終身為頑人之類，猶有少恥，未能盡忘，儻因賊平慶賞之際，得以見白，使受天澤餘潤，雖朽枿敗腐，不能生植，猶足蒸出藝菌，以為瑞物。一釋廢錮，移數縣之地，則世必曰罪稍解矣。然後收召魂魄，買土一廛為耕，朝夕歌謠，使成文章。庶木鐸者采取，獻之法宮，增聖唐大雅之什，雖不得位，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。此在望外，然終欲為兄一言焉。宗元再拜。

與李翰林建書

杓直足下：州傳遞至，得足下書，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，意皆勤厚。莊周言，逃蓬藋者，聞人足音，則跫然喜。仆在蠻夷中，比得足下二書，及致藥餌，喜復何言！仆自去年八月來，痞疾稍已。往時間一二日作，今一月乃二三作。用南人檳榔餘甘，破決壅隔大過，陰邪雖敗，已傷正氣。行則膝顫，坐則髀痹。所欲者補氣豐血，強筋骨，輔心力，有與此宜者，更致數物。忽得良方偕至，益喜。

永州於楚為最南，狀與越相類。仆悶即出遊，遊復多恐。涉野則有蝮虺大蜂，仰空視地，寸步勞倦；近水即畏射工沙虱，含怒竊發，中人形影，動成瘡痏。時到幽樹好石，暫得一笑，已復不樂。何者？譬如囚拘圜土，一遇和景，負牆搔摩，伸展支體，當此之時，亦以為適，然顧地窺天，不過尋丈，終不得出，豈復能久為舒暢哉？明時百姓，皆獲歡樂；仆士人，頗識古今理道，獨愴愴如此。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，至比愚夫愚婦，又不可得，竊自悼也。

仆曩時所犯，足下適在禁中，備觀本末，不復一一言之。今仆癃殘頑鄙，不死幸甚。苟為堯人，不必立事程功，唯欲為量移官，差輕罪累，即便耕田藝麻，取老農女為妻，生男育孫，以共力役，時時作文，以詠太平。推傷之餘，氣力可想，假令病盡已，身復壯，悠悠人世，越不過為三十年客耳。前過三十七年，與瞬息無異。復所得者，其不足把玩，

亦已審矣。杓直以為誠然乎？

仆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，嚐候戰悸稍定，時即伏讀，頗見聖人用心、賢士君子立誌之分。著書亦數十篇，心病言少次第，不足遠寄，但用自釋。貧者士之常，今仆雖羸餒，亦甘如飴矣。

足下言已白常州煦仆，仆豈敢眾人待常州耶！若眾人，即不復煦仆矣。然常州未嘗有書遺仆，仆安敢先焉？裴應叔、蕭思謙各有書，足下求取觀之，相戒勿示人。敦詩在近地，簡人事，今不能致書，足下默以此書見之。勉盡誌慮，鋪成一王之法，以宥罪戾。不悉。某白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